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冷眼觀 第二回 喪天良逆子累嚴親 逃國法刁奴斃賢宰

當時我獨自伏在船窗上，對著那河心裡擁出來的一丸涼月太息出神，眉目間不覺露出愁慘之色。雲卿走過來，不提防在我肩背上一拍，問道：「小雅，你為著何事望洋而嘆？」我猛然被他一問，急忙的應道：「我心中沒得甚事，不過看這釣魚巷就可巧緊對著東關頭，一邊畫棟連雲，笙歌達旦；一邊就蘆簾草榻，冷炙殘羹。相形之下，實在感慨前人創意之深，令當局者視之，未免有轉眼滄桑之嘆。加之兄弟隨侍此間，十有餘載，此番承尊大人格外提攜，得以舊地重來，叨陪游宴，但相隔不過三易寒暑，而秦淮河一帶樓臺已非昔比，一時觸景傷情，不意致勞下問，死罪死罪！」雲卿聽見我說，亦傷感不已。文爺笑道：「今夕只准談風月，不許說那前朝後漢來擾人清興。大抵天下事如同做戲一般，得意的做了一出封侯拜相的戲；那不得意的，不過是做了一出《吹簫》、《嘆窯》之類。及至鑼鼓停聲，下場各散，一切貴賤窮通，皆歸烏有，所以咱們說不如及時行樂。倘遇事傷起心來，那又何必呢！」雲卿接口道：「文爺話雖如此，倘全無心肝，把天下事看得同唱戲一般，打著鑼鼓，鬧上前去，那膽是一天鬧得大是一天，偶不經心，弄出亂子來，豈不要株連父兄受累，連自身的生命都犧牲了？像去年那位強盜少爺，好端端的一個白面書生，一朝縲紲銀鐐，全家星散。到了堂訊的時候，先時我們家父顧全同寅的面目，不肯加刑，後來被制台申飭了一頓，說：『一個七八品的官兒，兒子殺了人，問官就不敢刑訊，倘要是監司大員的子弟犯了罪，那還有人敢辦嗎？這還成個甚王法？』就立刻札飭下來，叫嚴刑訊供，詳擬察奪。家父接到這件公事，才不得已而會同上江兩縣刑訊。誰知那位少爺十分熬刑，任你夾棍梭拷，跪火鐵鍊，還上了兩起腦箍，他都咬定了「不知情」三個字做救命王菩薩，一直到至今，還未定案，豈不可惜哩！」

一時伺候的人已將酒席排齊，雲卿便鬧了要我帶局。他自己先拿起筆橫七豎八寫上了五六張局票，又問我意中可有熟人，好替我寫條子。我沉思了半晌，忽然想起了一個妓女叫小安子，三年前頭曾經識面，是在六八子家的，不知目下還在這裡沒有？我就接過筆來，寫了一個「六八子家小安子，王代。」晉甫走過來一望，問我道：「這小安子可是揚州人？他是自家的身體，是沒有父兄的。」我應道：「不錯。」他道：「然則此人已到了韓延發家去矣！」我忙問他：「何以知道？莫非是與閣下有舊？」他道：「我們應酬多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差不多三大憲上司衙門裡的幕友，倒有三百五十天在釣魚巷做議政廳。去年六八子去世以後，群花無主，當時從良的從良，換碼頭的換碼頭，還有幾個跳到別的堂子裡去，這小安子就改到韓延發家。我有個朋友，是他身上的客，所以知道。但是那六八子雖然是只烏龜，臨死還傳了一宗韻事呢！」我聽了，便將條子上六八子改了韓延發，交與雲卿的當差。同著雲卿的局票發了出去。再看文大爺同晉甫，已是群花滿座，琵琶月琴，叮叮嚶嚶，大小曲子唱了一條聲。我因要聽那六八子的韻事，所以無心再去顧曲，急著向晉甫追問。他一面斜睡在炕上燒鴉片煙，一面告給我聽。

原來六八子本是揚州一位鱸商公子，自幼不務實業，專喜哥舞。及粵匪南下，揚州失守，他弄得隻手空拳，半籌莫展。卻好曾老頭子克復金陵之後，看見南京城裡滿目荒涼，瘡痍未復，他就想步管夷吾設女閭三百以安行旅的成法，欲借繁華一洗乾股之氣。其時兵燹之餘，所有從前處官妓的地方如南市、北市、朝雲、暮雨、淡粉、輕煙等十四樓，業已片瓦無存，只有釣魚巷一帶樓臺，濱臨泮水，可為游宴之地。他就招人開設妓館，以興商務。他又自己帶了妓女，在秦淮河夕陽簫鼓，開通風氣。那時可巧又有薛慰農一班人贊成迎合，做了好些詩詞去頌揚他。那《劫餘竹枝詞》上：「空留一水尚澄鮮，小劫紅羊話往年。兩岸笙歌荒草遍，那尋淡粉與輕煙？」又：「白頭元老多情甚，也泛煙波蕩小舟雙。」就是指的這宗事。當日六八子正投其所好，就領著許多小女孩子，都是有姿色會彈唱的應召而至，曾老頭子就派他做了釣魚巷督辦官妓，亂後開山的大祖師。後來才陸陸續續的有了劉琴子、韓延發、金得功、李三白子。目今又添了甚麼新劉琴子、三和堂、黑牡丹三家。這六八子做了一世的風流總董，卻是至死人都摸不著他的真面目。有人說他同儀征卞寶第家，他本姓卞。又有人說他同鱸商李小蚌子是叔姪，他真姓李。還有人說他雖是揚州府管轄，卻是寶應縣的人，與朱文定世淹算起來，還是嫡派的祖孫呢！因此莫衷一是，到底不明白他姓甚麼。去年他臨終的那日，自己還扶病做了一付輓聯才死的呢！

我問晉甫道：「他做的可好麼？」他道：「豈止好呢！真是個悟澈三昧的文章老手。不然，何以能稱做韻事呢？」晉甫說完這幾句話，放下煙槍，立起身在表袋裡掏出一張紅紙條子來給我看，說道：「我當時愛他詞句清新，恐一時忘卻，所以抄下來。小翁，你一看便知名下無虛了。」我接過來一望，見上面寫道：

七十有二春，糊糊塗塗，官界耶？商界耶？流水無情，隨他去罷！九月初一日，清清楚楚，醉醒了！拈花微笑，待我歸來。

我看了，也暗暗稱奇。忽聽晉甫又說道：「六八子的輓聯，還不算出色。聽說六八子的老婆，是隨園老人的女弟子，他在六八子前頭死，也是自家留了一副輓聯，語句才達沉痛的極點呢！」我聽了，急忙問道：「你可也有底稿麼？」他道：「底稿卻沒有，但辭句我還記得。」又閉著眼想了一想，便說道：「上聯是『我別良人去矣，大丈夫何患無妻？他年重續絲蘿，莫對生妻談死婦』；下聯是『汝從嚴父哀哉！小妮子終當有母。異日得蒙教育，須知繼母即親娘。』」說著，大家都拍著手叫絕，我實在感嘆不已。那兩副輓聯，不但練字練句，亦且確合身分，各盡其妙。這才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呢！

其時各人代的局業已到齊，大家入席，小安子也坐了舳板到來。彼此見面，不免問了問別後的景況。我見他咳嗽得很，就不准他照例唱曲子。彼時南京風氣，雖比不上瀟瀟繁華，然妓女們打扮，卻也不甚寒儉相。三月裡天氣尚冷，一個個都是身上穿著銀鼠珠皮，髻上堆著滿頭珠翠。祇有內中晉甫代的一名局，花標叫做季湘蘭，上身穿了一領半舊的二藍花緞棉襖，下面套了一件元色皺紗的袂褲，頭上手，都是光另另的一絲首飾沒有。唱了一支《牧羊卷》，聲淚俱下。我聽了，不由的酸楚欲絕。細看他那一寸眉心裡，號志是藏著無數的憂愁。我想晉甫賞識的人，絕不會是背時貨，其中必定另有緣故，就私下悄悄的去問小安子。

誰知被晉甫早一眼看見，便對我笑道：「這件事，你貴相知未必知道，還是我來告訴你罷！雲翁起先不是說那強盜少爺嗎？」說著，便又指著湘蘭道：「這位少爺與湘翁卻有點關係，說起來，連你也似曾相識的呢！」我聽著不勝詫異，私念我意中並沒有朋友做過賊。忽聽晉甫又接道：「不但同你相熟，還怕是朝夕共處十餘年，而且有著世誼呢！」

我聽了，心中說，這就更奇了。又不便同他強辯，只好忍耐著聽他說道：「這江寧府屬的教官，兵燹以後，資格最深的要算你們尊大人，其餘即係那江寧縣學教諭季禮齋。可巧你們尊大人故去的次日，江寧府教授同時出缺，就被那姓季的提陞了。誰知他到任之後，前任姓查的官眷尚未遷讓。好在府學是亂後朝天宮道士廟，因科場舞弊改的。其中房屋有一百多間，那姓季的就隨便打掃了一進空屋，權為衙署，兩眷屬，不免時常來往。那姓季的少爺就去向查太太借貸，起先三十、二十兩，查太太還肯應酬；後來屢次有借無還，又加姓季的著人過去知照，以後不准再借錢與他兒子私下嫖賭，因此查太太任你說得太陽從西邊出，也是一毛不拔。這天合當有事，季少爺又逛過去閑談，剛巧銀號裡送了一筆彙款來，是整整的四千兩，堆著一桌子的元寶。這季少爺看在眼裡，恨不能搶他過來，明知同他借必然託故不肯，他遂欺他是個孤孀老嫗，突起狠心，當晚就約了兩個兄弟，又帶了一名廚子，一家拿了一柄切菜刀，跟過去撞開宅門，不由分說，把那查太太一連殺了七八刀，再去搜他銀子，已是一兩都沒有，單單的剩了幾弔銅錢，十餘兩鴉片煙膏，還有這零星金銀首飾，統共不值百金，於是大失所望。他們三主一僕，知己肇禍，就撇下了殺死的死屍，各人攜贓回署。第二日，查太太有個親姪兒子，在本城開查義興煙店，是很有名的，走來探望伯母，不意遇著這宗奇事，當下驚動了地方，一同報縣請驗。頃刻間，那南京城早一時傳遍，惹得人山人海，都去看異事。

其時上元縣王令是浙江人，為人倒還明白，不過柔儒些。接著了這件命案，又是在本城府學衙署，著實喫了一驚，立刻帶了刑件，蒞場相驗。無奈那屍身已是分著七八塊，好容易東一段，西一段配攏來，作作喝報了委係亂刀身死，照例填明屍格。要想傳個

把鄰舍問問情形，不意這朝天宮地段莫說那位季少爺高興殺了一個查太太，就是殺上百十個人，充足量在裡面做一做伯理璽天德頭子，外邊固屬不知，內裡亦無人去問。加之這位查太太連僕婦一名都沒有，直把個王令急得白臉漲成紫豬肝顏色，只得派人去請那本署的現任老教季大老爺來會商此事。誰知手下人去了一會，來說：『那邊季老爺住的衙署，宅門關得水泄不通，連一個人都不見，號志是搬空了的樣子。』王令聽了，更為駭異，隨即親自過去拜會，叫人翻牆頭進內將門開了，那位季大老爺無法，只好出來相見。他這麼一躲，倒把王令生起疑心來，立意要搜檢搜檢，就喝令隨來的差役，從講堂上搜起，一直搜到廚房裡。祇有上房，究屬同寅，又是現任的職官，沒有窩匪的真憑實據，不便造次動手。後來，可巧在廚房裡搜出一對齊眉鐵棍來，王令就追問這件東西的來歷。不意那廚子心虛膽怯，臉上現了了驚慌的樣兒，不由的身子發戰，被王令看見了，著人將他帶來問話。未曾開口，他已經嚇得同小鬼一般，一口供道：『這件事不……關我的賬，是……少爺們做的，那棍子也是少爺們每日習武的兵器。我……一月只拿著一吊子錢，一天攤了三十三個三不盡，你大人去問少爺們便知道了！』王令聽了廚子的一番胡話，便明白此案與姓季的兒子有密切的關係，於是帶了廚子回到前廳，便叫把三位世兄請出來相見。

季老教起先還想迴護，後來看見亂子鬧大了，廚子又一口證定是少他殺的，與他不相干，只好將兒子交了出來，讓王令帶去歸案訊辦。次日，這姓季的來稟見我們老東，老東還勸他自行檢舉，無奈他說：『卑職的劣子，此案是否正凶，卑職實在不知道。卑職任可自裁，決不能自行檢舉，反替兒子證實了殺人的罪名。但是卑職失察失教，一死本不足惜，總要求大人的恩典，設法成全了卑職的幼子性命，以存季氏一脈，就感激萬分了！』說著，就對了老東嚶嚶痛哭起來。老東被他哭軟了，反去安慰他，許他將此案坐到那廚子身上去。好在他幫凶得賊，又在場一齊動手，照律本可無分首從擬斬的，囑他回去趕緊向廚子家屬關說，許他點好處。誰知這姓季的主意已定，回道：『大人的恩典，生死人而肉白骨，卑職惟有來世報答。但卑職只求不至斬祀，就於願已足；至於其餘的希望，我躬不闕，遑恤我後呢？』他回署當夜，就果然自盡了。

因為這位季湘翁，平日曾受過那位季老先生的青盼，又是他的女弟子，而且還說甚麼通過譜的，聽見他先生一家遭此巨禍，死者無以收殮，生者還不定死活，遺下來的衣服銀錢都被他家人們瓜分了，四散逃走，所以這湘翁就典賣衣飾，又同平時幾個要好的客人募化了些銀兩，去替他老師入殮；又派人到獄裡照料衣食零用。如今一年餘了，不由的把幾文纏頭用得罄盡。小翁你看，妓女裡報兒女私情的盡有，哪個能如這季湘蘭校書能始終擔任師生生生義務的？你想可敬不可敬？」

我聽了這一番話，才知道季禮齋家一家星散。忽然想起從前隨侍我父親在任的時候，那位季世兄同住在一起文廟裡（江寧上元兩學署同在文廟內，東西相向），他到每年清明前後，就剪了好些人頭風箏，或三顆頭，或五顆頭，隨風直上，看起來纍纍下垂，就猶如鼻首示眾的一般。還做許多赤身露體，活動的春宮，男女生殖器俱全放上去，有風鼓蕩起來，曲盡縱送猥抱之態，使人不堪入目。當時人都讚美他奇巧，獨有我父親說：「巧則巧矣，其如不克令終何？」暗中禁止我，不許同他來往，我當時還怪我父親過於拘迂。至今思之，可知劉先生之識馬謖，諸葛忠武之知魏延，實有至理存焉，奈粗心人自不察耳！

我當下見那季湘蘭以一個妓女，居然有特別的公德，使那士大夫受恩忘報的遇之，豈不愧死！不覺納罕得很。晉甫又一把在湘蘭手中，拿過一柄小牙骨扇子來，遞給我道：「他不但道德完全，亦且才情出眾，你看這是他近日作的好詩。」我便接過，順手扯開一看，一面是畫的文派「秦淮畫舫圖」，一面是蠅頭小楷，寫的卻不多，祇有一段，題目是「哭先師季禮齋廣文」，我再朝後看去，七律一首，詩是：

門沈壞痛難伸，補救無謀夢不成。十載廉能賢木鐸，一言契合女門生。執經無復東山調，入室何來北海樽？有子丹朱傷底事，暗彈枯淚送歸魂。

我看了，不禁暗暗稱奇。古來薛濤、蘇小一班才妓之說，我一向疑為詩人借境，不圖我親眼見之，可證我們中國女界學問，何嘗不能發達？無奈大家都把女子們當作特別的玩物看待，除卻梳頭裹腳，當家侍寢之外，一絲兒不准他亂走一步。又道甚麼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，若是有了才，便要偷香竊玉，待月迎風，殊不知都是不學無術的人捏造出來的！他可知道，人生無論男女，廉恥皆出於有家，更要緊是學術。所以我常說，中國女子一大半因貧賤而不能保其操守。即不貧賤的，又有一大半因未受普通教育，以致飽暖思姪，其一種不能保守道德上的貞性，比那貧賤人更加一等。蓋貧賤者，每有身不自主之嘆，而不能暢所欲言。若富貴者，則可權自我操，而無所顧忌也。謂予不信，即以目今上海一隅而論，那晚間四馬路一帶的雉妓，打扮的同花蝴蝶一般成群結隊的站在街沿石上，其中實不少舊家顯宦的妻女，都是為著一個窮字，弄得沿街叫賣。還有那花園戲館最熱鬧的地方，每每有許多珠翠盈頭，羅綺稱體，或是乘著雙套馬車，或是坐著自制人力車，於夕陽西下，一個個招搖過市，問起來不是某督辦的姨太太，就是某尚書的少奶奶。遇在一處，你談有幾處小房子，我說有幾個好姘頭。最可異的，明明是個女人家，他偏要穿著男裝，打了一條油光水滑的倘三花瓣子，鼻子上還架著一副十六開金絲的目鏡，儼然自己要實行嫖客的意思。由此看起來，這貧寒同不教，最是我們中國女界低人格、弱人種的兩大原因。如今照這一首詩上看起來，更相信廉恥是從教育裡出來的。不然一個妓女何能知道師生大義呢！

只見湘蘭走過來，附在晉甫耳朵上說了幾句，晉甫便對我說道：「湘翁要求你大筆代他將扇子上的畫題一題，央我問你可肯賞個臉？」我笑道：「只恐狗尾續貂罷了！」說著已是酒殘燭跋，那只船早回泊到玉河坊韓廷發家後門口，正在季湘蘭住的河房欄外。晉甫便拉了眾人，回到湘蘭房中一坐。我走進一望，卻是兩間內外房，陳設精雅，筆牀墨架，位置可人；牆上還掛著一口寶劍，一張囊琴。一眼看去，好似一位貴公子的書室。侍女們烹上了幾盞苦茗，湘蘭親自磨了墨，將筆蘸飽，央我替他那扇子上題那「秦淮國舫圖」。我當時已插足應酬界，這筆墨生涯，若教我去評定別人優劣，做一個文字的骨董，還可還就。如今強迫我把那久經不彈之調，來重整旗幟，只好不計工拙，信筆直書上去，是七言古風一首：

昔年隨侍青谿曲，歌舞朝朝看不足。  
一自孤帆出石城，天涯愁見煙鬟綠。  
回首當時猿鶴群，平臺樽酒恨斜曛。  
那堪重展秦淮畫，撩亂相思入白云。

這首詩一做可不好了，惹得這個要寫對聯，那個又要寫屏幅，我只得一概婉辭謝絕。內中單有小安子，既在本堂，又係舊識，不好過於推卻，當下隨手撰了一副長聯，替他勉強寫了起：

小住且為佳，看十二欄杆，我憶秦淮舊風景。  
安居聊免俗，數三千粉黛，卿真香國老雲英。

雲卿、昆仲及晉甫都拍著棹子向小安子笑道：「一經品題，小安公身價從此頓高十倍矣」我被他們這一抬，實在覺得惶恐。文大爺因有友人來請他喫酒，辭了眾人自去。我又轉到小安子房間，略坐了一坐，他問我一個姊妹，名字叫張素蘭，是個鹽城人，你可認得不認得？我猛被他這一問，倒把我四年前頭一件海枯石爛、地老天荒都忘不了的一個人、一宗事，兜心底下翻了上來，不禁一陣酸心，眼圈兒一紅，幾乎落下淚來。我又恐被他嘲笑，趕忙的忍了上去，向他答道：「這個人是我開通世務以來，第一個知心的愛友。我同他的愛情，祇有天知地知，他知我知，餘外並未對人言過。如今正要訪他，只因公務倥傯，未遑探聽。你既來問我，應該知道他的蹤跡。好姐姐，你可以告給我麼？省得把人急得不死不活的！」他道：「你今日可走不走？」我說：「走怎麼？不走怎麼？他道：「你如若不走，我就慢慢的將他托我的話告給你聽。你如有正事要走，我也不敢留你，因為我們年紀老了。但是素妹妹的話不是一言半句可以說完的，隨你高興那日來，我可徹底澄清的告給你聽。」我一時想不出頭尾，及仔細尋思，才明白是對聯上老雲英三個字他多了心。

卻好雲卿來約我同走，我就借著這個機會，別了小安子，一同出外。我因不願從文廟前經過，恐怕觸起舊日相思，約了雲卿弟兄，打算從齊王街穿過狀元境，先送他回署，然後我再歸棧。不意走到貢院後牆一家門首，忽見遠遠的有幾團黑影子，圍著五六個

半明半滅破舊了連字都不完全的燈籠，蹬在那牆根底下。我同雲卿弟兄喫了一驚，走近看時，卻是六七個穿號衣的局勇，在那牆根挖了一個大窟窿，地上還堆著幾包散碎衣服，另外放著幾件錫燭檯茶壺之類。他們見我同雲卿弟兄走來，並不立起，仍然在那裡幹他們的勾當。我留神在他們臉上望了一眼，見一個是麻臉一隻眼，兩個是禿子，還有一個沒有耳朵的人，卻都是黃腫面皮，鴉片煙癮喫成了精的樣子。他們見我對他們望，有一個猴子臉的人，口中自言自語道：「朋友，敲鑼賣糖，各執一行！」說著，就舉起手對天放了一響空槍。雲卿怕我惹禍，急忙輕輕的用手拉了我小衫角一把。我心中明白，低下頭緊走一走，再不言語。

我們尚未走了三四家門面，抬頭看見前面來了一簇轎馬，燈火槍刀，倒有二十多人。及至走到面前，才知他是保甲總局的燈台，出來查夜會哨的。我老大代那班局勇捏一把汗，約了雲卿弟兄，吹熄了燈籠，站在一小轉彎角子上暗中偷看。見那起做小賊的局勇，候保甲總辦轎子到近，一個個慢騰騰的立起身來，排著班，口中一律的在鼻孔裡哼了一聲，總辦跟隨的護勇也彷彿哼了一聲，接著聽那轎班喊道：「著，腳下滑，左起，水。」那頂轎子便如飛的過去。剛巧有人挑了一副賣油炸腐幹的擔子走來，那起局勇便圍上去。正是：

剛行穴逾牆技，又作強除硬欠人。

畢竟這起局勇，圍到油炸幹子的擔上如何，且看下回交代。